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◇山河故人

◇信笔扬尘

椰田古寨

陵水城到椰田古寨,不过五十里地。古寨在英州,英州名为州,实则不过镇。以州为镇,是南方人的阔气。

英州的地名我很喜欢,有种种采奕奕的感觉,像岛上天气。说是天气,其实也与地脉有关。和北方相比,南方总有些意气风发、眉目俊秀。是雉尾生、巾生,是刀马旦、花旦,北方则是大青衣、花脸、老生。

英州辖十七村,有村名为五合、新坡、大石、鹅仔、军田、万安、母爸、疔次、田仔、高土。这些村名极好,不独是异域风情。汉字的组合,千变万化。新坡,村人勤劳,在山坡上开辟有新菜地?大石,村里有巨石乎?旧年,我家侧门有一巨石,石头上生满苍苔。鹅仔,有孵鹅蛋的高手?小时候每年春夏之交,家中会孵一些鸡蛋,刚出壳的鸡崽小小的,毛茸茸的,盈盈一握,有喜气有灵气还有憨气。偶尔见乡农挑一担子鸡崽售卖,在竹箩筐里晃晃荡荡,有人买时,双手捧起,像捧了一朵黄云。

人近中年,醉心喜气、灵气、憨气。人生多几分喜气,生命底色不过于荒凉;人生多几分灵气,活得通透;憨气是至人之气。《红楼梦》中宝玉得了喜气,黛玉得了灵气,唯独湘云一身憨气。椰田古寨似乎大有阴翳气,不知道是旧房子的气息,还是椰林遮光的缘故,或许是途中和友人谈到了《阴翳礼赞》。谷崎润一郎文笔如涓涓细流,细微处见大美。日本随笔最适合雨天翻读,足不出户心无杂念,一任帘外雨声潺潺,书页间也缠绵了蒙蒙雨丝。

文风书风画风,有民族的幽光,有时代的折射。日本文学,螺蛳壳里道场,多阴郁唯美,少苍茫浑厚,哪怕洋洋百万言的《源氏物语》也如此。滋润柔媚得像水磨年糕。《阴翳礼赞》,不变的物哀幽玄,挥之不去的淡淡月色,令人如沐晚风。

椰田古寨民舍极其简陋,王宝钏当年所居的寒窑大概是这般模样吧。十八年时间漫长,到底还有终期。真实的人生远远比戏台残酷,更没有戏台的花好月圆。多少个王宝钏在寒窑里一辈子含辛茹苦,孤单过活,伶仃死去,永远等不到荣耀归来的薛平贵,因为她的生活里,从来没有薛平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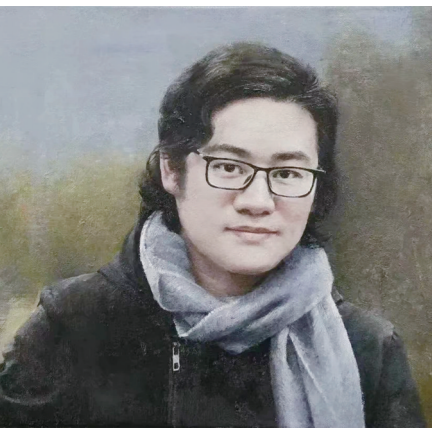
寨子人满为患,各地言语杂陈。有人自东北来,有人自西北来,有人自闽南来,有人自江南来。曾经寂寞的古寨,一辈子在古寨里生老病死的岛民,他们想不到自己的家园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眼中远方的诗意所在。

古寨有古风,旧时黎族有拜岁的交易方式。村里人家将多余的瓜果蔬菜置放村口,不必看管,来客自取,零钱放入竹篓。民风淳朴如此,让人大有好感。

移步换景,见地上埋藏有几坛酒,是为丧酒。老人七十岁后,以山兰稻酿酒,装入陶罐密封埋藏于地下,待自己去世后,晚辈挖出,供前来吊唁的宾朋饮用。江南人以女儿红婚嫁,此地人酿酒静待死亡,其中自有悲壮,也有对归宿的淡然。忘了是哪朝故事,两人对弈,朝廷送上毒酒,那人一饮而尽,说这杯酒我就不劝了,倒地而毙。慷慨赴死易,从容就义难。黎族人对死又从容又慷慨,这是得了大地之气,懂得天道人伦自然法则的。

寨里有古树,已成为树神,乡俗说可以祈福。游人纷纷摩挲树身,喃喃自语,让树成全内心的一份炽热一份希冀。他们让我也摸摸树,掌心贴着树皮,给树神祷告啊,顺从自然——让树神赐得勃勃生机,赐得好的命运,让文章之树多青绿几年。

夜宿三亚,遥远的海上一弯月亮。月色照着大海,照着我,也照着古寨。送走了人流与烈日,空下来的寨子想必更有古意,也多了阴翳之美。



胡竹峰,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,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。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时光流淌,好多事物已不是当时模样,但是一把我唤作“小钢尺”的东西却还存留着,那是祖父生前送给我的。那时他尚未瘫痪,我正在读小学。只记得他对我说:“这东西,你拿去,留着写字时把作业纸压住,别让风吹跑了。”

小时候只当它是个玩具,时常放在手里把玩,若干年后,我从母亲口中得知,这东西叫做镇尺。彼时祖父已经离开我整整十六年了。我忽然想到了什么,对母亲说:“他在我小时候给我这个压纸的东西,是希望我好好地写字,莫非他那时已经预见了我日后要以笔墨为生吗?”我沉默良久,最终都没有答案。眼里却早已泪珠翻滚。

在一次不小心滑倒后,祖父瘫痪了,双腿无

◇书心书影



陈巨飞是国内诗坛的后起之秀,其诗集《湖水》刚面世不久。这本诗集既不“穿衣”(没有前言),也不“戴帽”(没有后记),可谓“素面朝天地”。全书共收录新诗142首,分为四辑。据统计,其中“十八行诗”共71首,占全书一半。由此可见,“十八行诗”是这部诗集最典型的特色。

西方曾出现过有名的“商籁体”(Sonnet),即“十四行诗”,拜伦、雪莱、华兹华斯等都受到这种诗体的影响。在我国现代新诗史上,闻一多、徐志摩、冯至等一批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诗人也曾创作过类似诗歌。时至今日,这种诗体已经过时,但它的出现不乏探索的性质。我不敢肯定巨飞是否受到了商籁体的影响,但从他的诗集《湖水》可以看出,他对诗歌形式有非常强烈的自觉。这对于一个诗人,尤其是新生代诗人来说,难能可贵。巨飞的“十八行诗”多呈现为“6-6-6”的结构,即每首诗均分为3个小节,每个小节又包括6行。在构成上,这些小节或相互并列,或相互黏连,但很少呈现为一种斯宾塞式的结构,后者常利用最后两行点明主题。在巨飞的“十八行诗”中,我们看不到这种明显的印记。也正因为如此,他的诗歌不像传统的商籁体那么僵化。有时,为了使这种诗体富有变化,他还有意扰乱句式结构,将本该放在上行的短语或词汇移至下一行,将同一行分割成几个部分并且用逗号、句号、破折号或问号隔开,或者巧妙地插入引文。他经过反复实践,对于这种诗歌形式可谓驾轻就熟,得心应手。

罗兰·巴特晚期在谈到俳句时曾谈到“间隙”“空隙”的概念,他说:“所有东方艺术(中国艺术),尊重空间,也就是(更准确地说)尊重空隙[espacement]”。我们说,日本人根本不了解康

◇人间小景

祖父的镇尺

王彭波

法动弹,双手只能小幅度地活动,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床上或是老式沙发上度过的。那些年里他常对我说:“你身体不行,你更要努力读书,努力考上个好学校。”略带遗憾的话语中,却总带着对我的期盼。我出生时因为早产窒息缺氧的缘故,患上了脑瘫,左脚跛,眼睛斜视,说话节奏也慢了些。就算如此不幸,可我却依然是他眼中的“宝贝”。

那时我才几个月大,父母因为工作繁忙,所以常常由祖父母带着我,住在农村老家,那是1990年代初期,祖父母手里不少的农活要干。有一次我生病了,几个姑姑和叔叔还有祖父母都在场,大家都等着祖父做决定,是先干活

还是先给我看病。记不得是谁说了一句:“还是先干活要紧一点。”祖父怒气冲冲说道:“是干活重要还是我孙子的病重要?今天的活不干了,看病,不看好,谁也别干活!”姑姑说,祖父当时说完,抱起我就往医院走。我虽然未亲眼见过那个背影,但是我知道,那一定是很慢但坚定的脚步,因为当时他已经瘫痪。一只手一条腿不听使唤了。

祖父没能等到我以笔墨为生的那一天,更没能跟我一起分享文字带来的荣誉,但是每次写作时,这把镇尺都会静静地沉睡在我的书桌上,就好像祖父依旧在我身旁一样,他叮嘱我,要好好地的写……

有意味的诗歌形式

金松林

德的时空范畴,却了解——穿越时空的——间隙、空隙[Ma]。”他认为这些“间隙”“空隙”对于像俳句这样分行排列的作品而言,具有“通风作用”,就像墙体上的窗户,能够给人的呼吸提供所需要的氧气。所以,他说这种间隙犹如“带有幸福感的、令人欢喜的呼吸幻想式”。当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审视巨飞的“十八行诗”,我们会发现在他的每个小节和小节之间的间隙非常有价值。这些间隙将整首诗区隔为几个相对独立部分,而在这些部分和部分之间我们看到了各种复杂的关系,有并列,有顺承,有转折,有递进,作者总是在不断变换方法,巧妙地处理它们。

在该诗集中,还有一类诗歌和这种诗歌在形式上形成鲜明的对照,即“单句式结构”或“篇章节一体”,如《喊山》《花家地》《立夏书》,这些作品整体上只有一节。相比于他的“十八行诗”,这些诗节奏更为明快,语言的关联性更强,语义更加绵密,结构密不透风。作者有意将众多信息塞进一个压力容器,并且变换各种方法,使它的压强不断地增大,膨胀,直至爆裂。这类诗歌中最典型的要数《日暮乡关》,整本诗集的最后一首,也是名副其实的“压轴之作”。作者在这首诗里既写到了当年“教鞭指点过的黄鹤楼”,也写到了如今眼前的黄鹤楼;既写到了当年武昌起义的枪声,也写到了时代的沧桑巨变;既写到了“你”“我”的共同理想,也写到了对未

来的担忧。诸多信息杂糅在一起,使整首诗充满了张力。作者觉得这样仍不过瘾,还有意将唐代诗人崔颢的《黄鹤楼》和李白的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作为该诗的“潜文本”。“芳草萋萋”“西辞的故人”“极目远天,你看到帆影了吗?”这些句子不断地勾起我们对《黄鹤楼》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的记忆,现实的场景和历史的场景肆意纽结在一起,使整首诗像音乐一样产生交响。

在这两类诗歌之外,诗集《湖水》中还有一类诗歌,其形式变动不居,或长或短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自由体”。如《路边棋摊》《清晨颂》《你好,燕铭山》,作者在创作这些作品时,兴之所至,信手拈来,正因如此,使这些作品结构灵活,自由奔放。《清晨颂》就是典型的例子:“一个我挑着一篮韭菜走进菜市场,/一个我在讨价还价。/在蔬菜进程的路上,/我遇见一截韭菜、一粒豌豆,/一颗遗落的花生。/它们对生活的热爱胜过一切空虚。”简简单单的句子,平实的语言,经作者稍加点缀就诗意盎然,所谓“佳作”不就是这样么?

对于巨飞而言,诗集《湖水》就像他之前出版的作品一样,只是他创作进程中的又一个驿站,转瞬即带有“回顾”的性质,因为每一个热爱写作的人都会期待着他的下一部、下一篇(首)作品。他永远都在尝试,都在探索,想尽快地埋葬过去。越是有抱负的诗人,就越是如此。换言之,他会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奔赴未来。



田园秀色 李昊天 摄

兰花碗

侯美玲

坯,我甚至没有看清楚笔尖是如何触碰上去的,碗沿上已经出现两条青釉边线,是几何直线,平直得近乎圆规画出来的一般。

母亲沉浸其中,根本没有觉察到我的到来,她手腕灵活地弯曲着,毛笔在她纤细的手指中活泼轻巧,左一笔右一笔,每一笔都游刃有余、干净利落,毫不拖泥带水。柔和温暖、圆润有力的线条交织在一起,碗坯上很快出现一丛淡雅兰花,其叶修长劲健,看似柔弱无骨,却又傲骨铮铮,其花幽静玲珑,风致楚楚中溢出一股孤傲轻盈。

在碗坯上绘画比纸上更难,没有长期磨研,很难驾轻就熟,倘若有一笔失误,整个泥坯完全报废。母亲握笔绘画时总是气定神闲,甚至不打底稿,笔墨在她手里变得温顺自然,仿佛涓涓流水,带给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自信,不能不叫人惊叹。

完成绘画的碗坯放在木架上晾干,温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上面,那些兰花好像复活了的精灵,一个个从碗里跳下来,在空中翩翩起舞。站在碗架中,仿佛置身满是幽兰的空谷之中,颇有“幽谷无人气自芳”之境。

明前茶

潘新日

茶,一醒过来,就被我们勾走了魂。不到清明,邻家小妹就背着竹篓上山,尖着手指,把茶树上刚刚冒出一粒嫩绿的芽米掐下来,交给了铁锅和火,烘焙出青绿诱人的明前茶,冲泡出一段好时光。

前,带有心急的味道。

懂茶的人,不管是种,还是喝,都在和冬天斗气,恨不得一脚就踏进春天,恨不得一出日头就能长出明前茶来,那种期盼含着热泪,热切得烫手。

村里人出汗都是茶的味道。身在茶乡,茶树的根系都扎到茶碗里了。捧着茶,让米一样的嫩尖儿在透明的玻璃杯里浴火重生,让它们上下翻滚,沁出早春的翠绿来,心里的春天早已芬芳满园了。

如此,明前茶,藏着每个人的江湖。走着的,手里拎着一方青碧,坐着的,桌子上放着一杯新绿,这是习惯,更是享受。老人喝的是回味,年轻人喝的是向往。更多的,是品出了生活的甜涩。

清明是思念的节气,明前茶自然就有了思念的含义。

端上一杯明前茶,怀念就在心中涵涌。爱恨之间,茶最接近人心。一个“清”字,涵盖了所有,故人不在,一切都在茶里,都在每一天的新生活里。吃喝,既是生命的本能,也是生活的质量。人,都有自己的高地,闲与忙都与茶有关。茶,忙时解渴,闲时,就是情调。

人的嘴不仅是交流的工具,更多的是体现生命。活着,是嘴打下来天下,吃好的,说好话,品好茶。茶,活成了一个人的精神。带着修养的层次,带着身份的贵贱。更多时候,茶,和富贵走得最近。

有时候,明前茶,还是一种期盼和牵挂。喝茶的人喜新厌旧。新茶,任何时候都会牵动一个人的情绪,茶,在人的心里有汪洋一样的情怀。明前茶,是最先出场的细腰女子,有着少女一样娇涩,青汤遮面,留下一片云彩。人在早春里,找到了大自然的趣味。

最不喜欢在茶馆看茶仙子表演,手上功夫,有点做作。茶,是直性子。洗好茶,开水一冲,那片彩云就化开了,随茶打开的还有有一个村庄,一条河流,一座山,还有春季的香。人生的滋味,在春风里舞着长袖。

往往,明前茶都带着贵气,成了赠品或望族的专利。小老百姓,只有尝的命。都想天天搂着茶杯,和明前茶一起沉醉,但,很多时候,这种梦想往往会扑空。其实,做梦也是好的。浅尝辄止,用在这里,最合适。

稻子是农民种出的米,明前茶是茶农种出的米。虽然都是米,一个用于吃,一个用于喝。吃的米适合大众,喝的米,只属于小众。两者之间,有着最深的渊源和不同命运。

一个人明亮的玻璃杯里,天天装着明前茶,用初春的香茗打点自己的内心,这样的世界,一定是美好的,充满着幸福感的。好茶和知足转瞬隔着一杯水的距离。味觉,有时候贴着心行走,得到的,是健康所不能抵达的境地。那儿,花开得正艳。

最不愿意把上好的新芽一脑脑地倒进紫砂,或瓷做的器皿里,那样,着实委屈了它们的上好身段,无异于把它们关进了小屋,一切都将死在它重生的路上。茶,尤其是明前茶,性格使然,注定要香消玉殒。不妨,就把明前茶当作娇滴滴的娘子,好好呵护,可好?

茶,有一颗透明的心。好多人,晚上不敢喝茶。怕夜里睡不着,明前茶,有一股甜味,带着诱惑,就只好翻着眼睛,看着深夜一寸寸缩短,短得只有一粒茶米大小。

老人都成了精,他们活出了妖一样的茶味。明前茶只是引子,盖着的茶碗里有了他们的五味杂陈。更会自己走上茶山去采,自己炒,自己保存,自己品尝。喝茶的人,老把自己当作神仙。

明前茶命短,它最长的命都行走在水做的路上。

茶树从苏醒到长出米芽也就几天的时间,短短的几天是春茶的生日,有出生的仪式感,它在人的眼里,有老来得子的喜悦。明前茶和之间是一道帘子,有一个冬天的距离,一个季节的遥远。茶,是对岸舞蹈的身影。

爱茶的人也爱自己。茶,把他关进春天的过道里。办公桌上有杯明前茶牵着风舞蹈,看着它们倾心的绿蕊,生活的琐碎都不自觉成了过眼烟云。茶,提起了精气神。精神,是人的气,带动时光旋转,生出万般奇幻来。

我打开窗户,茶,在清明过后死去……

